平南王尚可喜及尚府庄园

杨 学 琛

平南王尚可喜是清初的一员武将，他对加速明朝的败亡和促进清朝的强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尚可喜及尚府庄园，对了解清初异姓王的发迹史是十分必要的。

一、从末弁到亲王

尚可喜，先世为山西洪洞县人，曾祖时迁住河北衡水县，祖父及父亲皆出生于此，后到关东谋生，定居于辽宁海城县（原为海州）。尚可喜的父亲尚学礼，任明东江游击，战死于楼子山。

天命六年（1621）后金军攻下辽阳、沈阳以后，明将毛文龙据东江（亦称皮岛）及沿海岛屿，辽民纷纷来投，众达数十万。天聪三年（1629）毛文龙死后陈继盛、黄龙等相继镇守东江，统辖各岛。尚可喜早先偕族人前往皮岛，后隶东江总兵官黄龙部下。皮岛兵乱，尚可喜领兵斩肇事者，平定兵变。天聪五年（1631），明参将孔有德、耿仲明（原系毛文龙的部下）叛，据登州，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乱，诸岛无主，惊慌不安，黄龙遣尚可喜、全声恒抚定各岛。孔有德的党羽高成友据旅顺，隔断山海关、宁远、天津明军的援兵，黄龙令游击李维鸾偕尚可喜击走高成友，移军驻其地，随即任尚可喜为广鹿岛副将。天聪七年（1633）五月孔有德降后金，七月领金兵进攻旅顺，黄龙战败自杀，部将尚可义（尚可喜的兄弟）战死，尚可喜的亲戚二十七人被掳。①

虽然尚可喜的父兄皆为明国捐躯，死于后金兵之手，他的族人亲戚也有不少遭受八旗兵屠杀和掳掠，他自己曾和叛将孔有德的部下相拼搏，竭力巩固皮岛、旅顺等抗金阵地，可以说是不愧为保明抗金的忠臣了。但是，风云多变，人事难测，这个曾经为保卫大明国土而驰骋疆场的战将，竟因看到前途多艰，抗金无望，而犹豫徘徊了。这时，有些官校向继任东江总兵的沈世魁告发尚可喜密谋降金，沈檄令尚可喜前往皮岛，欲乘机擒捕，尚违令未去，仍据广鹿岛。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认为明国已衰，后金当兴，尚可喜遂于天聪七年十月遣都司金玉奎及卢可用来降。后金汗皇太极大喜，随遣二人回广鹿岛，致书尚可喜说："前书已悉，将军与诸将，可速为筹度，即来归我。傥荷天佑，大事克成，功名富贵皆可图也。机会一失，悔之何及，幸无犹豫，速赐回音。"② 接着，又派承政车尔格、文馆范文程，率领官兵仆役，前往探察尚可喜"投诚消息"。③ 二月初五，又命贝勒多尔衮、萨哈廉率领官兵数百，带马一千余匹，往迎副将尚可喜。④

尚可喜接书后，决意降金，天聪八年（1634）二月二十六日，尚可喜率众至海州，于此驻戍。四月初十，尚可喜到沈阳朝见，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及众贝勒和八旗大臣，出迎十里之外，盛宴款待，给予厚赐。十二月，升授尚可喜为总兵官，赐敕印。

皇太极对尚可喜的特别优待，是有其原因的，这从其四月十二日封总兵官时赐的敕书上，反映得十分清楚。该敕文说：

“朕惟任贤使能，崇功尚德，乃国家之大典，乘机遘会，达变通权，诚明哲之芳踪。尔副将尚可喜，原系明臣，知明运之倾危，识时势之向背，擒明副将二员，取广鹿附近三岛，残破海防，实为我助。又全携兵民，尽载甲胄器械，乘危涉险，航海来归，伟绩丰功，超群出类，诚可嘉尚，用资辅毗，今升尔为总兵官，给以敕印，功名富贵，远期奕世之休，带砺山河，永无遗弃之义，凡有一切过犯，尽皆原宥，尔宜益励忠勤，恪共乃职，勿负朕意，尚其钦哉。”⑤

这道敕书，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尚可喜叛明降金，攻取三岛，破明海防，对后金的巩固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自天命六年（1621）毛文龙据守皮岛及沿海岛屿建立东江要镇以来，给后金带来了很多麻烦。其一，辽民不安于本土，纷纷潜投诸岛。金军进驻辽东地区以后，滥施屠杀，掠夺财富，逼民为奴，进行残酷的奴隶制、农奴制的剥削，激起辽东人民极大的不满，他们或者是千百成群，高举义旗，与明联系，进行武装斗争，或者是携儿带女，离开家乡，逃出后金辖区。在当时金军不谙水战海防松弛的条件下，许多人奔赴海岛寻找安身之地。毛文龙、陈继盛、黄龙相继占据皮岛及其他小岛以后，为辽民的逃亡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吸引了大批辽民，众达百万，严重地影响了辽东地区的人口，加剧了辽民的叛逃，使得这个曾经拥有军民数百万方园几千里的辽东地区，遍地荒凉，人烟稀少，只剩下几十万人，十分空虚。其二，毛文龙等东江明兵，虽然军力不强，常打败仗，但它经常袭击后金辖区，搅得沿海州县不得安宁，后金兵不习水战，又缺少战船，不能征剿各岛，无法控制沿海地区。前有明国正规部队关、宁铁骑，后有东江水师，金军腹背受敌，处境不妙。现在形势变化了，毛文龙被袁崇焕斩杀，孔有德、耿仲明率领兵民家眷一万余人先来归顺，并攻下旅顺，逼死黄龙，东江明军仅剩下皮岛、广鹿二大岛屿及其他小岛。尚可喜以广鹿三岛来降，进一步打击了东江要镇，使皮岛明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难局面，严重地破坏了明国海防扫除了金军后顾之忧，在军事上、政治上为后金国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立下了大功，这就是敕书所说“残破海防，实为我助”。

第二，扩大了金兵队伍，增强了军力。尚可喜是携带所部士卒家眷器械船只，前来归顺的。天聪八年二月初六日前往边境迎接尚军的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遣人奏报说：尚可喜“携来广鹿、长山二岛户口，共男丁一千四百五名、妇女幼丁二千四百六十六名口”。⑥此数不太准确。十天以前，正月二十七日，承政车尔格报告说：十九日尚可喜攻取长山岛，获“男子六百名，妇女幼丁五百口，牛二百头，马五匹”。“今尚副将家属之在广岛者，男丁千五百人，妇女幼丁二千人，牛三十头，马骡五匹。石城岛尚未克，闻其中男子约千余，妇女幼丁可二千许。”⑦车尔格是亲自到了广鹿岛的后金大臣，他耳闻目睹，仔细观察了尚军情况，他的报告应是比较准确的。按照车尔格的奏报，长山岛获男子六百名、妇女幼丁五百名口，加上广鹿岛的人丁，应有男丁二千一百人、妇女幼丁二千五百口，再加上石城岛的男妇三千余，则应有男丁三千余、妇女幼丁四千余口，比多尔衮奏报之数将近多了一倍。所以皇太极谕告八旗官将说：“广鹿岛明副将尚可喜，招抚长山、石城二岛，携民人数千户来归。”⑧这个“数千户”的数字，倒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以每户征丁一名计算，可征二、三千丁，能编牛录十余个，将近一个旗的汉军了，这对壮大后金军的队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尚可喜的率兵来降，带来了大批枪炮甲胄和船只，这对后金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在明金交战中，金兵善骑射，利于野战，奔驰若飞，箭矢如雨，突然冲袭，势不可

挡，这是后金兵的长处。但是，明军拥有大量枪炮，倚城守险，燃放巨炮，一发伤人数十数百，天命十一年正月后金军宁远之败，就吃够了这个苦头。天聪五年后金虽然开始铸造枪炮，但数量少，维修匠役也缺，在武器对比上远远处于劣势，又没有水师，一遇水战，便束手无策。现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相继来归，带来了许多枪炮和船只，对改变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增强八旗军队的战斗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封授高官要职，要求效忠新主。正因为尚可喜来降，破明海防，尽载器械，全携军民，航海来归，建树了“伟绩丰功”，故后金汗特别优待，既让尚续统其部，驻戍海州，又晋升其职，封总兵官，并宣布要永同富贵，一切过失尽皆免宥，希望尚可喜勤于王事，效忠新主，再建新功，今后还将不断升迁。

以后的事实证明，尚可喜确实是深感“圣恩优渥”，决心“阖家顶祝，誓竭力图报于将来”。⑨天聪八年四月二十日尚可喜刚返海州，五月二十日即率所部，从皇太极进攻明国。他身先士卒，勇猛冲杀，在代州作战时，仅带领七人，就击败明军三十骑，又与汉军郎参将攻走步兵三百，斩一百。⑩此后，尚可喜又率军从征，攻朝鲜，取皮岛，击明军，与李自成农民军决战于山海关，破南明军于粤桂，战大西军李定国部于新会，为清帝尽力效劳，为清军入关和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屡立战功，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叛清时，他又力拒招诱，誓死效忠清帝。从清太宗到圣祖对尚可喜的“忠贞”，给予了很高的赞扬，不断封授爵职，崇德元年（1636）封尚可喜为智顺王，顺治六年加封为平南王，康熙十四年进升平南亲王。顺治帝又将兄长和硕承泽亲王的第二女抚为己女，封和硕公主，下嫁尚可喜的第七子尚之隆，封和硕额驸。原系明朝末弁的尚可喜，一跃而为大清国权势赫赫的高贵王爷和皇亲国戚了。

尚可喜从天聪八年（1634）降金，到康熙十四年（1675），四十一年里，率领部下，转战万里，坐镇广东，为清帝的一统江山沤心沥血，竭力效劳。康熙十五年，年逾七十的尚可喜因长子尚之信叛清，无力制止，怒极自缢，虽被解救，气愤不已，病重难治，临死之前，还令家人给自己穿上清太宗御赐朝衣，遗言“死后必葬于海城，魂魄有知，仍事先帝。”⑪康熙帝盛赞尚可喜“忠诚之心，始终无二”，“至老怀诚，克殚忠荩”，遣官迎其灵榇，赐银八千两，葬于海城，立碑墓前，设佐领二，为其守墓，又以昔年尚可喜的海州田宅赐其子和硕额驸尚之隆，将其包衣人丁编立五个“养赡家口佐领”，赐给尚之隆弟兄，编隶汉军镶兰旗。⑫

二、庄园遍布于关内外

尚可喜贵为王爷，握有兵权，镇守广东，多年统军征战，因而掠夺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财帛，家资巨万，庄园众多。早在崇德二年（1637）尚可喜降金不久，其包衣李小子即首告主子说：“皮岛之役，我得金二十两、银八百八十两、细缎六十四匹、缎衣一百六十领、人一百三十名、马骡十二匹头，俱为王取去，一无所与，亦不献出归公。”⑬仅仅是一个家人在一次战争中，就掠人一百三十名、马骡十二匹头，可以想见，在长达四十一年的战争中，尚可喜掠取人、畜的数目，一定是相当惊人的。尚可喜还凭藉久镇广东的权力，滥征苛税，“藩下所属私市私税，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⑭

尚可喜究竟有多少包衣，有多少庄田，《清实录》、《清史列传》没有叙述，只是在康熙十九年安排尚之隆弟兄时，户部奏准：“海州尚有平南王尚可喜庄田”，酌量拨给尚之

隆。⑮现在我们根据档案，对这个重要问题作些考证和分析。首先是弄清尚府的包衣情况 。

乾隆二年（1737），尚可喜的曾孙尚玉成、尚玉德等，呈文户部，列举了关东包衣人丁，计有："种地家人"董养性等六百八十名，康熙十九年"搬回看守王坟家人"万文英等一百四十三名，"和硕公主、和硕格格陪嫁之人"焦有礼等三百零七名，进京服役并于康熙十九年"搬回之家人"金荣光等三百五十六名，顺治十五年跟随和硕额驸尚之隆进京"服役之人"王大用等三百九十四名，"契买家人"郭佐等十二家。⑯共一千八百八十名包衣及十二户家人。这还只是成年之丁的数字，连带家口，又将增加好几倍。尚府占有上万人口的包衣，数量相当惊人了，但这仅仅是尚府包衣的一部分，还不是全部包衣的总数。

乾隆初年，尚家已非王府，权势显著下降，昔日曾祖平南王尚可喜、祖父领侍卫内大臣和硕额驸尚之隆时富贵荣华的盛况，尚玉成不很知悉，呈报的人丁数字，比较偏低，不太准确。就以跟随额驸尚之隆进京服役的包衣来说，尚玉成开写为三百九十四名，而七十六年前其曾祖尚可喜却奏称："窃照臣子之隆蒙恩尚主，因随带乏人，于顺治十七年五月内，臣遣包里闲丁家口共计八百一十五名，进京服侍公主。"⑰

上述尚玉成的呈报，只是关东人丁，尚府在关内还有大批耕种田地养赡家主的包衣。康熙二十三年，清帝编立尚姓养赡家口的佐领，额驸尚之隆有三个佐领，共有壮丁一千七百八十三名，其二哥宣义将军尚之孝有一个佐领，壮丁一百九十一名。尚可喜的其他子侄尚之典、尚之广等十六人，有壮丁五百五十名，合计共有壮丁二千五百二十四名。⑱

这样多的人丁，可以领取许多田地，建立众多庄园。天聪八年（1634）尚可喜降金以后，率部驻海州，占了大量田地，仅钦赐的庄屯，就有十一个，每庄按地一百二十日计，应有地一千三百二十日。尚府还有"各项拜塘阿一百五十丁，每一丁地五日，和尚六十八名，每一名地三日"，共应有地二千二百七十四日。⑲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庄地已增为二千九百三十四日，"滋生"地六百六十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康熙三十三年，关东普遍清丈田地，尚府庄头苏国秀等首报垦地二千五百余日，雍正四年又首报二千八百余日，八、九十年内"滋生地"共六千余日，三倍于原额。至此，尚府的十一个钦赐庄子，共有地八千五百五十三日，如按一日六亩算，有地五万一千三百一十八亩，若照一日地十亩计，有地八万五千五百三十亩，分布于海州所属四十个村屯。⑳

尚府在关内还有庄地。顺治末年和硕公主下嫁尚之隆时，带来从内务府拨出的陪嫁庄屯五所，坐落于直隶乐亭、通州、涿州，有地七千零六十三亩，另外还有两个瓜菜园。㉑

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清廷把尚可喜的子侄从广东迁回北京，归隶于汉军旗下，将其家下包衣编立尚之隆弟兄"养赡家口"的"福朱力佐领"五个（福朱力佐领，即"勋旧佐领"，世世延续），按丁分给旗地五日。尚之隆的三个佐领一千七百八十三名壮丁，"共分过原圈壮丁地"五万三千四百九十亩，分布于直隶交河、通州、顺义、三河、宝坻、涿州、密云、怀柔、武清、遵化、东安、青县等十二州县一百零四个村屯。㉒尚之孝的一百九十一名壮丁，领地五千七百三十亩，尚之广等十六人的五百五十名壮丁，领地一万六千五百亩。㉓合计尚家五个"养赡家口"佐领的壮丁，共领地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亩，坐落于直隶十五个州县一百余村屯。

总加起来，尚之隆在辽东海州父亲遗下的十一个钦赐庄子，有地五万至八万余亩，在关内通州、乐亭、涿州有公主陪嫁的五个庄七千余亩，还有两个瓜菜园，以及三个"养赡家口"佐领的壮丁份地五万三千四百余亩，三项共地十一万至十四万余亩，分布在关内外十六

州县一百三十余村，可见，尚可喜及其子尚之隆已经成为田连阡陌的大土地所有者了。

三、庄租名目繁多

平南王尚可喜家的庄园，是怎样经营的？怎样收取租赋贡物？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看守尚王坟墓的佐领尚崇壁，在其开具的雍正九年《关东王坟家庙清算钱粮清册》(以下简称《清册》)，给我们提供了详细的、具体的材料，不仅对研究尚府庄园，就是对了解整个异姓贵族庄园，都是很有益处的，现摘录有关材料如下：

“石青铺：庄头冯得华，无差。壮丁冯国祥，上粗粮六石，麦子二斗、苏子二斗、京米二斗、猪一口、鹅二只、鸭子三只、鸡三只、大柴一车、秫秸一百五十束、干草五十个、炭十包、差银一两五钱。

壮丁李得智，壮丁叶秀华，壮丁廖有成，壮丁冯国荣。

以上五家，应交粗粮三十石、麦子一石、苏子一石、京米一石、猪五口、鹅十只、鸭子十五只、鸡十五只、大柴五车、秫秸七百五十束、干草二百五十个、炭五十包、差银七两五钱。

银差壮丁廖文举，上银三两五钱。叶起珍，上银三两五钱。冯得富，上银三两五钱。王有德，上银三两五钱。共银二十一两五钱。

陈庄头死绝，故冯家当庄头。王三、王四原是木匠，在城中居住，后搬居石青铺。又有一个李家。

当日每壮丁与地十日、牛一只。

……（小马头、沙河沿、夹河有粮差壮丁十一家，交纳同样租子，三处及岛子有银差壮丁十二家，各交若干差银）……

以上四处，共差银九十四两五钱，共粗粮九十二石，共苏子三石二斗，共京米四石六斗，共麦子一石八斗，共猪十六口，共鹅三十二只，共鸭子四十八只，共鸡四十八只，共秫秸二千四百束，共干草八百个，共炭一百四十包，共大柴十四车，共麻一百六十斤。

外有城里交粮差壮丁，陈梦阳，差银三两五钱。赖名山，差银一两五钱。谢文魁，差银一两五钱。姜康保，差银八两。共差银十五两。

二宗共差银一百零九两五钱。

……

壮丁叶秀华牛死，退粮一石五斗。陈自新牛死，退粮一石五斗。共上粮差壮丁十六名，每人退粮五斗，共退粮八石。八、九年免庄头李之义高粮六石五斗。

雍正九年十二月　日立。”㉔

根据这份《清册》，结合有关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三个问题。第一，尚府庄田，早期是采用编丁隶庄的农奴制经营方式。《清册》载称，“当日每壮丁，与地十日、牛一只”。这个“当日”是指什么时候？有两个可能，一是指天聪八年（1634）尚可喜降金驻戍海州时钦赐的庄屯，一直延续到康熙十九年（1680）。这是根据以下四点。其一，尚可喜的曾孙尚玉成，呈文户部追述海州庄子沿革时写道：“成曾祖平南王尚可喜于归诚时，随蒙特恩，赏给宁远、海州房地居住，并拨出余地，安插庄头。”㉕其二，尚玉成讲到各项包衣时说道：“恩赐我祖关东庄地，留为养赡众子孙恒产，种地家人董养性、尚邦佐等共六百八十名。”㉖其

三，康熙十九年清帝考虑安排尚可喜的子孙时，户部奏请："海州尚有平南王尚可喜的庄地，应酌量拨给（尚之隆）……从之。"㉗这里说得很明确，拨给尚之隆的庄屯，是尚可喜原有的庄地。其四，根据户部的建议，康熙二十年盛京户部会同户部委派的员外郎查哈纳，"奉旨办理安插尚姓家口"，查丈"平南王尚可喜庄屯地亩"，结果查明，"尚王地亩共二千九百三十四日，尚王庄屯十一座，每一庄屯地一百二十日"。㉘从这四个根据看来，《清册》所载的"当日"，就是指天聪八年至康熙十九年。当然也不排斥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即这个"当日"，是指康熙二十年，是这年安排尚家而拨回的庄屯。不管怎样，这个"当日"是比较早的，很大可能是天聪八年，最晚也不得迟于康熙二十年。

"当日"，每壮丁给十日地，一头牛，尚玉成开报的"种地家人"，就有董养性等六百八十名，姑且按一半计算，也需三、四百头牛。可见，尚府庄园的设置，是有一定的规范的，需提供相当多的成本。

这些"种地家人"，是尚王府的包衣，是奴仆的身分，严格隶属于家主，交纳地租，实际上就是农奴。尚府庄园就是靠这些包衣耕种收获的。

第二，粗杂粮比较多。《清册》载称，"粮差壮丁"一名，上纳粗粮六石。一丁领地十日，一日按六亩计，十日地为六十亩，平均每亩纳粗粮一头。在清初辽东比较荒芜的条件下，每亩纳粗粮一斗，为数不少了。并且，每名粮差壮丁还要上交麦子二斗、苏子二斗、京米二斗。我们可以拿康熙五十年的粮价，作一比较。这一年，内务府根据"三年采买粮价之内，按其少者计算"，粮一石价银五钱，麦子一石价银一两七钱，苏子一石银二两，一斗麦等于三斗四升粗粮，一斗苏子等于四斗粮。㉙如果照此推算，一名壮丁上交的麦子、苏子、折合粗粮当为一石四斗。壮丁还要交京米二斗，按最低比例一斗京米合二斗粮算，又折粮四斗。即是说一名壮丁交的京米、苏子、麦子，当折合粗粮一石八斗，几乎相当于正额粗粮的三分之一。

第三，杂差多，费银浩繁。《清册》载明，粮差壮丁还要上纳猪一口、鹅二只、鸭子三只、鸡三只。按康熙五十年内务府的估价，猪一口价银十一两八钱，鹅一只银六钱五分，鸭一支银二钱三分，鸡一只银二钱九分。㉚考虑到皇庄庄头向皇帝贡纳的猪、鸡、鹅鸭，都是上等货，不是一般的猪、普通的鸡，价格会高一些，因此，尚府征收的猪和家禽，暂按内务府估价的一半计算，则两支鹅、两支鸡、两支鸭当折银一两一钱七分。尚府收的猪，照内府价格的四分之一算，折银三两。共合银四两一钱七分，当折粗粮八石七斗六升，超过了正额租粮。

一名粮差壮丁，还要交秫秸一百五十束、干草五十个，总算为二百束草，按内务府收草价银二分七厘五毫的一半计算，价银为二两七钱，合粗粮五石四斗。

以上一名粮庄壮丁交纳的鸡、鸭、鹅、猪、草共应折银六两八钱七分，合粗粮十三石七斗，等于正额粗粮六石的两倍多。

将正额粗粮和杂差折银总加起来，一名粮差壮丁应交粗粮二十四石五斗（另外还有十包炭、一车大柴未算在内），平均每亩地交租粮四斗多，剥削相当重了。

乾隆以后，尚府庄园基本上改为庄头招民佃种，收取租银，转交尚府，采用一般的封建租佃制经营方式了。

---

①⑪　《清史列传》卷78；《清太宗实录》卷18。

②　《清太宗实录》卷16。

（下转第50页）

告诉乔松年说:“左帅（左宗棠）已由汉上拔西行，郭宝昌已到秦，想可行矣。”但他并没有能阻挡西捻军的东进之举，捻军一直成为他的心腹之患。

信札中还透露出李鸿章同左宗棠以及同曾国藩的老湘军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反映了他们在对付捻军问题上的分歧。当时，左宗棠也是清朝派出的钦差大臣，还兼任陕甘总督。他在“剿捻”和镇压回民起义军方面不愿全听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对此很不满，他在给乔松年的信中忿忿不平地说:“左公遇事䲷䋦，宜欲纵贼到底，其负虚名而鲜实济。”鲍春霆是曾国藩的老部下，他率领一支湘军，参与“剿捻”活动。他居功骄傲，对李鸿章的指挥经常置若罔闻。李鸿章牢骚满腹地说:“春霆望重功高，非他人所能强调。”

在这五十多封信札里，包括的内容很广泛，我这里介绍的仅是一鳞半爪。现在，固始县的同志们正在整理这批手札，他们将把它提供给全国史学界进行研究。

·学术动态·

《清史编年》第一卷即将出版

在各种体裁的清史著作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史编年》第一卷，即将以它独特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

《清史编年》是一部十卷本编年体的清史长编，但它与旧的编年史书有所区别。它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整理归纳浩如烟海的清代文献史料，并在这个基础上对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按照年月日顺序予以综合编纂。《清史编年》将为清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及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历史爱好者提供必要的参考用书。

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清史编年》研究室编写，郭影秋同志为全书写了序言。即将出版的第一卷（顺治朝），记述了自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明王朝灭亡，清军入关，清王朝建立起对全国统治的中央政权，直至1661年顺治皇帝逝世之间的十八年历史。以翔实史料展现清初三大政治军事集团角逐中原所引起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变化、清王朝的各项统治政策以及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清王朝鼎定北京初期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秦钟）

（上接第12页）

③④⑥⑦⑧ 《清太宗实录》卷17。
⑤⑨ 《清太宗实录》卷18。
⑩ 《清太宗实录》卷20。
⑫⑮㉗ 《清圣祖实录》卷92、94、113;《户部地亩档册》。
⑬ 《清太宗实录》卷36。
⑭ 《清圣祖实录》卷91。
⑯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㉘ 《户部地亩档册》。
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史书》，顺治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尚可喜:《为恳恩准给月米以资养赡事》。
㉙㉚ 康熙五十年，《总管内务府会计司晓谕众庄头档》。